

我有箫心吹不得

名家美文 目录

序：在尘埃与云朵之间，温暖众生

辑一

/ 国内名人故居

- 3/二分明月故臣心
- 7/长啸一声归去矣
- 11/风萧萧兮易水寒
- 13/汀州去看瞿秋白
- 16/用直春行
- 20/梅州访张资平
- 23/佗城遇萧殷
- 26/威斯利访冰心
- 28/萧红故居归来
- 31/白马湖之春
- 34/西府海棠掩映的小院
- 37/早春二月
- 40/到巴黎左岸和庞薰琴相逢
- 46/萍水相逢百日间
- 49/还有小院桃李在

辑二

/ 国外名人故居

53/想起了叶盛章

57/芝麻街寻林琴南

59/一地槐花认旧门

63/九死难消疾恶肠

67/几生修得到梅花

71/皂荚树前枕碧楼

74/一树藤花红满檐

77/庭前十丈藤萝花

80/只剩一棵老槐树

83/一门气可雄万关

85/我有箫心吹不得

89/是谁闭户隐城南

91/却余人物淘难尽

93/人事如棋浑不觉

99/莫奈的吉维尼花园

103/拉伯雷故居记

107/雨果故居前

112/卡夫卡故居

114/在保罗·罗伯逊故地

118/斯美塔那大街

122/布拉格雨霏霏

126/谒铁托墓

129/在涅果什故居

131/莱特和海明威

134/寻找贝多芬

138/邂逅毕加索

142/在巴塞罗那和高迪相逢

147/春天去看肖邦

150/来自波希米亚森林

160/到纽约找鲍伯·迪伦

我有箫心吹不得

名家美文 目录

辑三

/ 老北京城市文化

- 169/老街赋
- 177/北京的门联
- 184/北京的树
- 186/北京小吃
- 189/北京庙会
- 191/北京老旅馆的前生今世
- 193/老北京孩子之玩
- 195/偶过城南
- 198/空地方和老地方
- 201/如何面对梁思成塑像
- 203/前门外
- 218/老北京节气
- 233/京城看戏记

辑 一

国内名人故居

二分明月故臣心

——三访史可法墓

扬州，一直是我向往的地方。四十多年前，我读中学，看到了诗人闻捷写的一首题为《史可法衣冠冢》的短诗，很为诗和诗中所讴歌的史可法感佩，对扬州充满想象。后来，读到清经史学家全祖望那篇著名的《梅花岭记》，看到他记述的史可法壮烈殉国的场面：大兵如林而至之际，忠烈乃瞠目曰：“我史阁部也！”劝之降，忠烈大骂而死。死前，他留下遗言：“我死当葬梅花岭下。”少年的心，被一腔壮怀激烈所燃烧，对扬州更是无比向往。扬州，在我的心里，是史可法的扬州，是一地梅花怒放的扬州。

真的来到扬州，已经是十多年之后，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末，那时，我正在北京的中央戏剧学院上学，写了一篇文章，投稿给南京的《雨花》杂志，当时的主编顾尔鐔先生打电报要我去南京改稿。暑假里，我到南京改完稿，心想离扬州很近，便乘长途汽车专程来到了扬州，直奔城北，出天宁门，拜谒史可法墓。那时的扬州，没有如今那样多的高楼大厦，史可法墓前的护城河那样的清澈，河边的杨柳在夏日里浓荫四射，为史可法祠堂遮挡着骄阳的炙烤，祠堂前的小路，水洗过一样干净而幽静，悠长得犹如一个充满感情的叹号。

和我想象中的扬州一样吗？和我想象中的史可法墓一样吗？我无法断定，祠堂里空无一人，只有我一个人在徜徉，冥冥中总感到祠堂深处、梅花岭下，或许有史可法的幽灵，灵光一闪，和我相会。一个你曾经从心底里敬重并向往的人，总会在某一个契机或某一个场所，和你相会的，所谓神交，就是这样的一种心灵深处的震颤吧？那一刻，我的眼泪竟然流了出来，幸亏祠堂里没有一个人。

只可惜，我来的季节不对，梅岭没有一朵梅花。



第二次来到扬州，是二十年过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了。那是一次会议结束之后游览瘦西湖和个园，在参观个园的时候，我独自一个人悄悄地溜了出来。记忆中史可法墓应该离个园不远，果然，往北一走，很快就到了护城河边，依然是杨柳依依，依然是小路幽幽，更奇特的是，祠堂里，梅岭下，依然只有我一个人。这样更好，可以独自一人和忠烈喁喁独语，与君一别，烟波千里，来如春梦，去似朝云，正可以彼此检点一下岁月留在心上的落花浮尘。和瘦西湖的游人若织相比，这里的空旷和幽静，也许正适合史可法。如果说瘦西湖像是一个漂亮女人一头飘逸的长发，这里恰如一个男人一双坚毅的眼睛，它应该就是这样无言自威，沉静如山。它将自己眼神深邃的一瞥，留给那些想和他注视的人们。

还是没有看得到梅岭的梅花，不过，没关系，好的风景，杰出的人物，遥远的历史，永远都在想象之中。

2009年的三月初春，我第三次来到了扬州。我当然还要看史可法墓。人生如梦，流年似水，让我遗忘的人和事已经很多，但怎么可以忘记史可法呢？人生如寄，漂泊羁旅，到过的地方很多，真正能够让你难以忘怀并还想旧地重游的，并不很多。一提起扬州，便让我想起史可法，便让我有一种心头一颤的想念，充满自以为是的牵挂，仿佛扬州真的和我沾亲带故。

真的是和史可法和扬州有缘，来扬州前不久，还曾经在国家大剧院看过昆曲《桃花扇》，那里面有史可法率兵于梅花岭下“誓师”一段——史阁部言道：众位请起，听俺号令：你们三千人马，一千迎敌，一千内守，一千外巡。上阵不利，守城；守城不利，巷战；巷战不利，短接；短接不利，自尽。简洁有力的台词，视死如归的气概，演员演得热血沸腾，观众看得荡气回肠。面对清兵的入侵，史可法表现出的民族气节，让今人叹为观止，甚至汗颜。是他让扬州这座城市充满血性，荡漾着历史流淌至今响有回声的波纹涟漪。

我一直以为，扬州区别于一般的南方城市，区别于那种小桥流水，私家园林的婀娜多姿。由于地理的关系，它地处江苏的北大门，照史可法说是“江南北门的锁钥”。所以，扬州不仅具有江南一般小城女性的妩媚，同时具有江南一般小城没有的男性的雄伟。无疑，史可法为扬州注入了这样雄性的激素，壮烈的舍生取义，惨烈的扬州十日，让这座城市势趋粉黛，气吞吴越，拒绝后庭花和脂粉气，让扬州不仅只有精致的扬州炒饭、扬州灌汤包子和扬州八怪，而有了可触可摸的历史惊心动魄的那种律动的感觉，有了能够



遥想当年铁马秋风可以把栏杆拍遍的想象的空间，有了可以反复吟唱的英雄诗篇的清澈韵脚。

没错，是史可法让扬州不仅是一幅画，而且是一首诗。

这次来因有朋友的陪伴和解说，看得更明白一些。飧堂前的一幅清人的抱柱联：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明月梅花的比兴与对仗，古风盈袖，很是沉郁。梅花仙馆外另一幅今人的抱柱联：万年青史可法，三分明月长存，嵌入史可法的名字，互为镜像，做今古的借鉴，令人遐思。飧堂里梅花照阁前有史可法的塑像，上悬有何应钦将军题写“气壮山河”的匾额；飧堂后是史可法墓，墓前有石碑和牌坊，墓顶有草覆盖，被人们称之为“忠臣草”，据说应该是四季常青，不知为什么现在却是有些草色枯黄。

飧堂西侧有晴雪轩，轩前有扬州年龄最老的梅树，里面有史可法珍贵的遗墨，老梅古砚，花影墨迹，两相辉映，最值得一观。史可法是一官员，他的书法却是真正的书法，草书行书都有，气遏行云，韵击流水，特别是书写的内容，古韵猎猎，心事茫茫，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高贵和如今一些官员半吊子的书法不可同日而语。“涧雪压多松偃蹇，崖泉滴久石玲珑”、“琴书游戏六千里，诗酒轻狂四十年”、“斗酒纵观廿一史，炉香静对十三经”、“忠孝立身真富贵，文章行世大神仙”、“自学古贤修静气，唯应野鹤供高情”、“千里遇师从枕喜，一生报国托文章”……一副副对联，确实不凡，笔下风雨，心底湖海，一起兜在堂前，扑面生风。特别是他写给多尔衮的《复摄政王书》，深表春秋大义，社稷之情，一气呵成，秋高气爽，酣畅淋漓，让人会想起文天祥的那首《正气歌》。

他的遗书更是让我心动，他的第三封遗书，仅仅三句：可法死矣！前与夫人有定约，当于泉下相候也！四月十九日，可法手书。可以说是史可法44岁短促一生中最精彩的绝句。如此慷慨赴义，墨迹点点，也是血迹斑斑，几百年色泽如润，依然鲜活如昨。六天后，这一年，即1615年的4月25日，史可法殉国。次年清明前一日，他的副将，也是他的义子史德威，在他誓师和血战的梅花岭下，为他立碑立墓。但是，那只是史可法的衣冠冢，因为战后史德威找史可法的尸体时，已经找不到了。《明史》里记载：“可法死，觅其遗骸。天暑，众尸蒸变，不可辨识。”

走出晴雪轩，来到梅岭下，春梅未开，冬梅正残，断红点点，飘落枝头，有一种哀婉的气氛，袭上心头。想起全祖望的《梅花岭记》中写道的：“百年而后，予登岭上，与客述忠烈遗言，无不泪下如雨。”那是全祖望

1746年写的，而今，两百六十多年过去了，谁还会登临会意而泪如雨下呢？也许，不是无端的猜想，在报纸上曾看到一则短文，说扬州一三轮车夫拉一外地客人去史可法墓，拉到门前，指指祠堂，对客人说：这人是被国民党杀死的！

朋友为打消我心头的郁结，安慰对我说：祠堂东侧桂花厅前，有紫藤和木香各一架，过些日子就会次第开花，一紫一黄，分外好看。到了秋天，祠堂大门前那两株古银杏树金黄色的落叶，会落满一地，落满祠堂的瓦顶，更是壮观。祠堂一年四季花开不断，都在怀念先烈的！朋友的话是不错的，大多数扬州人怎么会忘了史可法呢？石不可言，花能解语，如果说梅花是史可法的灵魂，满祠堂后种植的紫藤、木香、银杏、桂花、芍药、葱兰、书带草等等，都是扬州人的怀念和心情。在扬州，史可法配有这样花开花落不间断的鲜花簇拥下的魂归之处。

更何况，扬州还留下了这样特殊而别具情感的地名：史可法路、螺丝及顶（掣尸及顶的谐音，当年史可法抗敌，巷战血拼时尸体一个掣一个到城墙顶），以及史可法曾经居住过的辕门桥。扬州人把对史可法的纪念渗透进他们的生活，刻印在他们走的路上和过的日子里，那是扬州人心里为史可法吟唱的安魂曲。

扬州，不管到什么时候，真的都是史可法的扬州。

长啸一声归去矣

——柳亚子故居记

如今的黎里显得有些寂寞。其实，它和同里同属苏州的吴江，都是千年古镇，但在20多公里以外的同里太出名了，压住了黎里的声名。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压也是压不住的，因为在黎里有柳亚子故居，是同里没有的。

就是因为柳亚子故居，赶在大雨前，我来到黎里，首先看到的是一条长长的河，据说有三里长。和同里蜿蜒的河汊相比，黎里的河笔直如线，古镇大小院落都依次错落在这条河的两边。南宋以来，北方人大量南迁，一直到明清两代，造就了黎里的繁荣，河的两岸由集市逐渐发展为门市，河取名为市河，其中“市”字就是集市、生意兴隆的意思。柳亚子故居就坐落在市河的岸边。几经战乱和饥馑，它没有被毁，算是万幸。解放以后，这里成为了古镇的银行，无形中保护了它，如果陆续住进人家，人口拥挤，烟熏火燎，就会和北京城里的许多名人故居一样，被糟蹋得无以收拾了。虽然，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闯将进来，损毁了后院精美的门雕，但整个院落基本上保持得相当完好，可谓奇迹。常有人说，与国外的石头结构的建筑比较，我国的建筑是砖木结构，不好保存，看这座已经有两百余年历史的柳亚子故居，说明不是不好保存，而关键在于是否保护。

如今，看门庭轩豁，前有市河，旁有备弄，后有走马堂楼，纵深近百米，很是气派。六进的院落，建造在一个小镇上，真的了不起。这里的人告诉说，这不算稀奇，黎里还有九进的院落呢。可见当初这里的繁华。看故居里柳亚子生平，看到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柳亚子参与的国民党第二次苏州代表大会，就是在黎里召开的，就可以看出当初黎里地位的不同寻常。当初，柳亚子和陈去病创办南社，是到同里喝茶议事的，同里现在还存有南园茶楼。但要正式开大会，还得到黎里。



这里是乾隆年间直隶总督、工部尚书周元理的老宅，一座18世纪的老房子。柳亚子12岁那年，他家以三千大洋典租了这幢占地2600多平方米共有101间房间总建筑面积2800多平方米的豪宅，即11年后周家如果拿不出三千大洋赎宅，这房子就归柳家了。算一算，一平方米一块大洋，现在看来是非常便宜了，不知道那时算不算贵。不过柳家和周家都属于大户，如此老宅的易主，可以看出朝代更迭和世事沧桑中的味道。如果不是面临着一场即将到来的翻天覆地的大革命，如果不是一腔爱国情怀的风云激荡，少年时代的柳亚子，也许和我们今天的“富二代”没什么两样。

就是住进这里的第二年，小小年纪的柳亚子写出了《上清帝光绪万言书》。这样明目张胆的反清言论，当时是可以满门抄斩的。但这篇万言书可以看出少年心事当拿云，奠定了柳亚子一生的走向。

这座柳亚子故居，让黎里提气，让市河有了它的倒影而流光溢彩。周家当年老匾“赐福堂”，虽然木朽纹裂，斑驳脱落，依然还在，端坐在地上，让逝去的历史有了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证。如今的大门内外厅的门楣之上，分别悬挂的是屈武先生题写的“柳亚子故居”和廖承志先生题写的“柳亚子先生故居”的匾额。当年，廖先生因叛徒出卖在上海被捕入狱，是柳亚子奔走营救才得以出狱，两人之间情分非同寻常。

大厅两侧，分别有柳亚子和毛泽东“沁园春”的唱和词，那曾经是柳亚子引以为骄傲的事情，也是如我这样一般人得以知道柳亚子的源头。也有周家当年请书画家董其昌临摹颜真卿的《赠裴将军》的中堂。可谓新旧杂陈，将年代打乱，错综一起，乱花迷眼，让人在历史中浚巡，引为遐想的空间。

其中最惹我眼目的是厅堂中的一幅隶属对联：“古来画师非俗士，此间风物属诗人”。这是当年此地号称诗书画三绝的陈众孚老先生送给少年柳亚子的，一老一少的往来，可见当初柳亚子的不凡，才会赢得老先生这样的赞赏。据说当年就悬挂在这里的，如今依然毫发未损，还悬挂在那里。好的文字比人活得年头长。

展览里还有两方治印，非常值得一看。一方是：兄事斯大林弟畜毛泽东；一方是：大儿斯大林小儿毛泽东。这两方印，都是1945年柳亚子卿重庆的治印家曹立庵刻印的。谁想到文化大革命中，这两方印章给柳亚子带来灾难，竟敢和毛主席称兄道弟，还大儿小儿的称呼，不是触犯了天条？便哪管柳亚子是在用典，而且柳亚子生怕误会而引起事后的节外生枝和无知者吹火生烟生出的麻烦，特意在印的一则刻有文字注名典故的出处，但还是在劫难



逃，最终把印章毁掉不说，还鞭尸一般，把早已经去世的柳亚子诬蔑为老反革命分子，而使得全家蒙难。如今看到的这方印章外带另一方，是1987年柳亚子诞辰百年之际柳亚子故居开馆时，曹立庵先生重新镌刻的。既是纪念故人，也是重温历史。庞大的历史并非仅仅宜粗不宜细，有时候，细节之处，更能让历史还原得须眉毕现。

展览中，还看到柳亚子名字的来历，以前没有听说过。父亲给他起的名叫慰高，字安如。他在上海读书的时候，信奉卢梭的天赋人权论，便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柳人权，字亚卢，意思是亚洲的卢梭。看到这儿，我禁不住莞尔，想起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改名，不也是叫什么卫东、向阳之类的吗？柳亚子那时也是一个热血青年，而青年膨胀的血液几乎轨迹是相同的。当时，同为南社的高天梅，常和柳亚子有唱诗往来，便对他说，你这个亚卢的卢字（繁体盧）笔画多难写；再说，亚和卢都是大的意思，合在一起也不伦不类；不如叫亚子吧。子者，男子之美称也！柳亚子便这样叫开了，要说实在是比柳慰高和柳人权、柳亚卢要好听！一个人的成功和成名，名字真的隐含着某种命运的密码呢。

当然，最值得看的是后院，庭院深深，幽静异常，楼下柳亚子的书房“磨剑室”不让游人走进，只能凭栏观看。“磨剑”，自是用“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的唐诗之意，和他取名“人权”、“亚卢”直相呼应，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小小书斋，已经容不下他的心事浩茫了。当年这里藏有黎里最多的藏书，解放后，他将这些书全部捐献给了上海图书馆。据说，那时，书籍有4万4千多册，打了300余包，运往上海的阵势是浩浩荡荡的。

引我兴趣的不仅是书桌上的孙中山的半身胸像，而是挂在墙上的一副对联：青兕身后辛弃疾，红牙今世柳屯田。是当年南社社员傅钝根指书赠予柳亚子的，以宋代两位不同风格的词人辛弃疾和柳永比拟他，可谓知音。据说，柳亚子很是喜欢，一直把这副对联挂在书房里。我想，那肯定不是自负的了比附，而是心中的一种追求和向往。

走马堂楼上地板凹突，本来阴雨前光线就晦涩，透过镂空的雕花窗棂，就更加阴晦不定。走在上面，让人真有种时光倒流的感觉，一步跌入前朝。二楼是柳亚子一家的起居室，现在看看，每间都不宽敞，和现在一些发了财做了官的文人的住所相比，可以说很是窄小。他的三个孩子柳无忌、柳无非、柳无垢都是出生在这里的。1927年蒋介石4.12大屠杀，把柳亚子列入黑名单，半夜派兵来抓人，柳亚子就是藏在卧室边的复壁里才逃过一劫。躲

在狭窄的复壁里，他老先生还写诗呢：曾无富贵娱杨惲，偏有文章杀祢衡，长啸一声归去矣，世间竖子竟成名。我以前读柳亚子的诗，觉得他特别爱用典，几乎每首诗都有典故，有的不大好懂。生命攸关时刻，老先生还在用祢衡和杨惲这两个摇笔杆子的典故呢，要说柳亚子真真的单纯的可爱可敬。这样的劲头儿，大概只属于那一辈文人，如今的文人，只有汗颜的份儿了。

这一夜趁着天不亮的时候，他换上一身渔民的衣服，雇了一艘破渔船，偷偷离开了家。小船摇了三天三夜，才摇到上海。这一年，他整整40岁，在这里，他生活了29年。

走出柳亚子故居，云彩压得很低，雨就要来了。市河的水有些晦暗，老桥在风中似乎隐隐在动。想想，82年前，柳亚子就是从这条河离开家的。他再也没有回到过这里。禁不住想起他的那句有名的诗：“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有些百感交集。分湖便在这里不远，指的就是这里，他的家乡。也许，只有站在他的故居前，吟诵这句诗，才会别有一番滋味上心头吧？

风萧萧兮易水寒

——谒荆轲墓

到河北易县，看完清西陵，临走的时候，天下着蒙蒙细雨，如果不是霍先生的坚持，也许就和荆轲墓失之交臂。霍先生一再对我说，你一定要看看荆轲墓，那里比清西陵还要值得一看。

也是，易县还保留着古名古风，全因有一条易水河绵绵流过了几千年，而易水河，则是因荆轲那一首千古绝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声名大震。如果说中国的河流大小成千上万条，不计其数，其中易水是一条壮士的河，令人铭记难忘，胜过许多大河。

很近，出县城东南几公里就到了。这里是燕国故都，燕下都的古城墙至今还保留一段，离这里不远。环山竟翠，荆轲墓在一座小山包上，山虽不高，地势却高，俯视四周山岭和平原，有点一览众山小的意思。易水也在墓的正前方，如练一样闪闪烁烁，蜿蜒流淌。不知两千多年前，荆轲和太子丹一列人马，饮酒之后脱冠尽孝，一身素白的衣服，仰天长啸，击筑高歌告别的地方，是不是就在这座山包上？那时候的易水是否也如现在一般清冽，秋风之中萧萧瑟瑟？

“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那时候的人，真的是有血性，激情鹏飞。有人考证说，荆轲不是传说中那种真正会武功的武士，而是士，即我们现在的知识分子，徒有一腔正义和豪情，否则不至于在刺杀秦王的关键时刻使出的武功那样不地道，而没能将秦王杀死。亦即说明民谚所讲的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说法，当然，也说明知识分子的单纯和可敬。如今，山脚下的村子就叫荆轲村，只是不知道是否还保留着如此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慷慨悲歌之情？

荆轲墓已经不像清西陵那样，没有了那具像形的坟包了。也许，整座山



包就是墓吧？山顶最为醒目的是一座辽代的塔，大概就是墓地最隆重的象征了吧？在塔的正北方，沿着草木丛生的蜿蜒小径往山下走几步，可以看见一座残破的龟背驮着的石碑，上书“古义士荆轲墓”几个大字。如果用石子轻轻敲打龟背，可以听到塔中响起类似青蛙的叫声，塔顶四周的风铃便也随之荡起清澈的回声，附近方圆几十里都能够听得见。也许就是陶渊明在咏荆轲诗中“其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的悠悠意境吧？可惜，风铃前几年已经被人悉数盗走，当成古董卖钱花了。

好在塔还在，塔旁康熙、乾隆年间的碑，都还在。虽然四周有些破败，但却还保留着往昔的风貌。除了上山路的台阶，山下一尊还没有完工的荆轲雕像是新的外，一切都是旧的，历史留下的沧桑和苍凉，都还依稀存在，古朴依依，迎风怀想，让人心存凭吊之情。山的四围是当地人称之为的火树，是一种如枫树一样深秋时节叶子经霜染红的树木。再过些天，火红一片，整座山如同一个燃烧的火炬，荆轲墓便像腾空跃在最上方的那一簇火焰。

忽然想起前一阵子闹腾的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的陋室被豪华包装的消息，不仅改造诗人的陋室，还要拔出萝卜带出泥，在陋室周围打造出一个名为陋室园的园林，新建一批诸如鸿儒阁、金经台、草色亭、山水楼台等一批人造景观。心里暗想，亏了荆轲墓没走这样的路子。如果将荆轲墓四周也开辟为公园，新建一些亭台楼阁，比如什么“壮士阁”、“太子亭”、和当年燕昭王修筑的“黄金台”呀之类，最好再引易水环绕公园，在水中有荆轲头像为船头的游船画舫；再搞一个类似北京香山公园的紅葉节，引众人前来热热闹闹地观赏火树来；然后在荆轲村搞一个民俗节，户户特设农家饭，开发出来荆轲爱吃的菜品和壮士酒，以及当年高渐离的筑之类的乐器和舞蹈……那还会给予我们如今这样的沧桑和苍凉感吗？

汀州去看瞿秋白

车过福建连江，本来要西去永定，在我的一再坚持下，车终于北上拐到了汀州。去汀州，主要为看瞿秋白。

想起文革串联，从北京乘火车南下，从衡阳到韶山再到南昌和瑞金，离汀州越来越近，近得只有一箭之遥，却没有去成。不敢？还是不忍？真的说不清楚。那时候，红卫兵的小报上正在整版的刊载《多余的话》，批判瞿秋白为共产党的叛徒的文章和标语铺天盖地。瞿秋白的死难地汀州，自然没有韶山或瑞金那样的令人趋之若鹜，热血沸腾。

在中国，不知会有多少人和我一样，内心深处是对不起瞿秋白的。不要说那些曾经无情抛弃过他、批判过他的人，就是如我一样已经走近了他却和他擦肩而过转身奔向时髦别处的人，其实，离真正的革命意义都很远，便也离瞿秋白很远。我一直相信，作为一名坚信共产主义的革命者，瞿秋白是遭人其中包括共产党本身误会最多的一个人，也是受人包括共产党本身最敬仰的一个人。

“话既然是多余的，又何必说呢？”《多余的话》里的这第一句话，始终在我的耳畔盘桓。那时候，真的不明白，既然明明知道话是多余的，而且很可能遭到误解乃至对自己全盘的否定，为什么偏要去说呢？好长一段时间，总觉得《多余的话》更多的是文人式的表白，是文人与革命的矛盾和纠葛，是对自己内心坦荡如砥的审视和解剖，是对于残酷路线斗争的厌倦和彷徨。没有多少人能够做到他这样的坦然面对历史与现实，以及生死和他坚信的信仰。

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真的就明白这句话的含义了吗？明白瞿秋白当时写下这句话的心情了吗？车子在高速公路上奔驰如飞，离汀州越来越近，心里沉甸甸的。天阴着，蒙蒙的小雨如雾如烟。不知怎么搞的，忽然想起瞿秋白未到红区前在上海时写过的一首诗：万郊怒绿斗寒潮，检点新泥筑旧



巢。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那时的心情，和写《多余的话》时的心情，是多么的不一样。历史虽然从来不允许假设，但从心里还是忍不住一次次地假设过，如果当时瞿秋白能够随大部队一起长征，会是一种什么样子？

以前读书的时候，曾经读到过这样一个细节，红军北上之际，瞿秋白把自己的强壮马夫，换给了徐特立。这个细节一直没有忘怀。这是一个革命者的情怀，他把困难乃至危险留给了自己。我一直想，也许，从那一刻，他已经预料到自己的命运。革命没有想着他，他却依然想着革命。

车子越过已经污染的汀江，驶进喧嚣的汀州城，残败的老城墙掩映在新楼与旧房之间，和我想象中的汀州城完全不一样。唯一相似的，是建于宋代的试院，试院里的两株唐柏，还能够有资格诉说当年的沧桑与苍黄。这里一度是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又一度是国民党36师的师部。试院最后一道院，最东边偏厦的两小间房屋，就是当年关押瞿秋白的地方。是36师的师长当年黄埔军校瞿秋白的学生宋希濂的特别照顾，让瞿秋白多了外面一间小屋，做会客用，很多劝降、诱降和威逼，走马灯般都是在这里轮番上演。

走进这两间小屋，不知为什么心怦怦地跳得厉害。墙的四围用棕色的木板围起，像乡间的木屋；靠墙是简单的一张木床，靠窗是一张写字台和一把木椅。虽然窗子朝南，但因外面有高墙遮挡，屋子里照不进来什么光，潮湿阴暗的感觉，和乡间木屋立刻拉开了距离。写字台上放着砚台、毛笔和油灯，我坐在木椅上，望见窗外有一座四方形的小小天井，天井里种着一株石榴，一株桂树，树龄都已经很老了。桂花尚未到开花的季节，那一株石榴花却开得正艳。瞿秋白被枪毙的时候，是76年前的6月18日，和我来时的时间相近，想应该也是榴花似火吧？

瞿秋白就是坐在这里写下《多余的话》，还有那些诗词，那些篆印，包括写给妻女的信。临终之前，如此的从容，又如此文气沛然。说起他写给妻女的信，我想起赴苏区前，他和妻子杨之华在上海分手之际，曾经买过10本黑漆布的笔记本，给妻子5本，对妻子说：这5本是你的，这5本是我的，我们离别了，不能通信，就把要说的话都写在这里吧，到再见面的时候交换着看。如今，坐在这里，想想，心里都会柔肠寸断。望断南窗，遥想妻子，自己将要命尽天涯，那时他是什么心情？

当然，最难忘的是，临终那天早晨，他坐在这里写下他的绝命诗，特务连长走进来，他没有停笔，接着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方欲提笔录出，而毕